

岁月悠悠

惦念大世界

■刘翔文

那天,我驱车路过西藏南路、延安东路,不禁特意放慢车速,深情地遥望了一下寂寞地“站立”在路口多年的上海市青年宫旧址,也就是沪上著名的大世界。和周围一片繁华的热闹景象相比,这座外观仿西方古典式建筑显然像是个被匆匆从其边上走过的路人遗忘的“弃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后,不由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张珍藏着的“上海市青年宫出入证”。望着这张保存完好的证件,我不禁回想起了自己在那激情的“青葱”岁月中和大世界(青年宫)的那段情缘。

那时我在单位里搞团的工作,1984年初春,得知团市委所属的市青年宫正在全市的团员青年中招募信息员,便报名应试。通过严格的考试,我和来自各行各业的20多名年轻人幸运地入选了。当时的市青年宫和大世界游乐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信息员的工作就是收集基层单位青年人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需求,重新开放的上海市青年宫如何开展文化活动和在游乐项目的设置、定位上出谋划策,用现在的的话来说就是做调研。领衔我们这支信息员队伍的是青年宫信息研究室的茹炳祥先生,大家昵称其阿炳。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开展调研

活动,阿炳特地给我们每个信息员申办了一张“上海市青年宫出入证”。有了这张出入证,我们便可以随时随地免费进出青年宫了。当时人们业余文化生活还较为单调、枯燥,工资收入也不高,拥有这么一张“大世界”的出入证,对我们来说,绝对是尊享VIP的待遇了。

因为有了这张出入证,我就可以想什么时候白相大世界,就什么时候进去白相,想怎么白相就怎么白相,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不花钱的“白相”。简直是“牛”得不得了。凭借着这张出入证,我常和当年的影视明星诸如刘晓庆、潘虹,著名话剧导演胡伟民、演员焦晃、李家耀等来个零距离接触。旁人无法企及的签名、合影等,对我而言也是“小菜一碟”。因此,亲朋好友们都十分眼红我这张出入证,也曾不断有人要借我这张出入证混进去免费白

相大世界,但都被我一口回绝了。青年宫保卫科为杜绝转借他人,不仅在出入证上写有姓名、单位,并且贴有本人的照片。同时,上面还有编号、钢印、上海市青年宫出入证专用章、大世界证件章。更绝的是居然还仿效当时的公交车月票上使用的贴花,每月更换一张。我的这张出入证的有效期是截止到1988年的12月31日。每次进出时,门口的警卫都要仔细查验,管理手段可谓“固若金汤”。

在当时全国,乃至全球的游客在“不游大世界,白来大上海”这句流行语的引导下,面对蜂拥而至的游客,甚至出现的“一票难求”的场面,作为大世界的领导只得采取如此手段来严防。而今回想起来,青年宫能够给我们发给出入证,应该也是为了社会效益,而牺牲了不小的经济效益的了。当然,我们也没有辜负青年宫领导以

及阿炳给予我们这种VIP的待遇,从来不敢纯粹的为了白相而白相,而是带着任务去白相大世界。大家撰写了许多如何开展、丰富青年业余生活的调研文章,刊登在青年宫的内部小报和团市委的内参上,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好评。遗憾的是,到了2008年,大世界以修缮为由,开始闭门谢客,青年宫也名存实亡。从此,大世界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如今,我们每每回想起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曾经为大世界的繁荣,为丰富年轻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做过一些“调研”工作时,都颇为自豪。白相大世界,是留在几代上海人乃至全国人民脑海深处的文化记忆。每年“两会”期间,均有代表、委员呼吁期盼大世界能够早日“复活”,让“海派文化”能在大世界里得到充分的展示,再显辉煌,让人们夙圆一个白相大世界梦想。

诗抒胸臆

拾起人生的碎片

■杨远富

走向远方
总想转头回望
回望走过的一生
经历的许多碎片
还散落在人生的路上

每只碎片
都有它的份量
那是心血的结晶
汇聚了几十春秋的时光
就沉淀多少年轮的风霜

拾起来叠起来
拂去尘土显露光亮
可见用经历刻下的字行
于是辑出一部
耐读的人生诗章

慢读细品吧
会读懂人生沧桑
能品出无味佳酿
从朝霞到夕阳
意味深长……



春到小吉浦河 ■邹家浩

生活故事

踏青千米花道

■韩云珠文

一个位于七宝和莘庄交界处,占地1260亩的体育公园,园内有一个不规则的大湖,与园外的河道贯通,为有源头活水来,公园莺飞草长,花红树绿,最吸引人纷至沓来踏青的,是一条千米花道。

千米花道主要由四种花组成——垂丝海棠、日本早樱、喷雪花、紫荆花。不是一棵,不是一簇,而是一片。花道不是直统统一眼就能望得到边,也不是盘旋回转似的九曲回肠,而是有点蜿蜒曲折,有点起伏变化。

花道的左边,一片垂丝海棠,一片日本早樱,海棠花和樱花,都是小乔木,同属蔷薇科,花的大小也差不多,但一个是苹果属,一个是樱花属。一个树稍低,一个树稍高。海棠花,深红色,花柄长2公分,复瓣,花蕊金黄,弯曲下垂,柔曼迎风,垂英袅袅,所以叫垂丝海棠;樱花,一般单瓣五枚,花柄稍短于海棠,花瓣粉色,晶莹如玉,边缘的红晕,含羞如霞。两种花儿就这么轮番争妍斗艳,一路延伸下去,深红海棠,浅红樱花,在轮唱,在媲美。杜甫诗:“可爱深红爱浅红?”这是一个提问句,你到底爱深红还是浅红啊?回答是,深红浅红,都惹人喜欢。海棠炫丽,浓妆娇媚;早樱清丽,淡妆素雅。胜负难分呢。就这样一片隔一片地连绵下去,间或在海棠和早樱的树荫下,载着灌木喷雪花,一千米,很有规矩的。

右边的花道就不这样了,很随意,没规矩,但有层次。三排植物,前面一排喷雪花,中间一排为日本早樱,紫荆花一排殿后。雪白的喷雪花,又名珍珠花,花小而密集,花叶同枝,伞形花序。李白诗:“涛似连山喷雪来”,那花真的像海上喷雪的浪涛,一波连着一波,向你奔涌而来,使人眼睛一亮,极具视觉冲击力。喷雪花、樱花、紫荆花,三种颜色,雪白、嫣红、姹紫,一层比一层颜色深,三声部合唱,另一番动人景象。

行走在左右夹峙的花木丛中,不饮亦醉。春寒料峭,风一吹,樱花纷落,拂了一身还满,沾衣不湿樱花雨啊。赏花?听音乐?看油画?走一走,呼吸在馥郁的花香中,倘佯在氤氲的花光中,流连在斑斓的色彩中,体会到生活是美好的。

从花道最后一个坡面走下来,向左小转弯,一个清凌凌的小湖泊出现在眼前,阳光耀眼,白鹭拍打水面,亮晶晶的水珠从翅膀上滚落下来,湖泊周围,杨柳碧绿生青,黄灿灿的迎春花怒放,红叶石楠的叶子如火如荼,红黄绿,倒映在湖水中,色彩浓烈,像一支铜管乐队在演奏交响乐,大气磅礴,音色浏亮。好一个响亮的收尾啊。

意犹未尽

无情的情人杜拉斯

■兰灵文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就是法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杜拉斯在小说《情人》里面的真情告白,并且以此为开头引出了一段爱而不爱,爱而不能爱,爱又不能够不爱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在这部六万九千字的小说里,涵盖了这么多的情和爱,这么深刻的描写和抒情是很难得的,一定意义上说是经过了沧桑的沉淀和情感的过滤,并且非大家绝不可能做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做到了,并且很成功地做到了,所以杜拉斯一时成了我最喜欢的作家。

我买了她的很多作品,比如《中国北方的情人》、《爱》、《写作》、《下夜十点半钟》、《英国情人》、《琴声如诉》、《广岛之恋》等作品。我有一个习惯,只要一段时间喜欢哪一个作家,我就会把他或者她几乎全部的作品买来,认真地研读上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知道我喜欢上了杜拉斯。但是,读过她的其他作品后,我觉得

最为打动我的还是《情人》,所以,她的《情人》自然而然地也便成了我的情人。

在这部作品里,她写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情人:异性恋、同性恋和不伦之恋。运笔最多的当然还是异性恋,也就是她跟来自北方的情人的恋情。这个情人可以说是姗姗来迟,在小说的第二十一页才出现。

她是这样描写自己的情人的:在那辆利穆新汽车里,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正在看我。他不是白人。他的衣着是欧洲式的,穿一身西贡银行界人士穿的那种浅色柞绸西装。他在看我。他是胆怯的,他的手直打颤。在这里,种族的差异占了上风,就是因为他不是白人,他就得承受这种种族的歧视,他就不可能如愿地娶到一个穷困白人坏蛋家庭的女儿。再说,他的家族,他的父亲也不允许他娶这样的女人。

在她的母亲质问她时,她说:“和一个中国人,你看我怎么能,怎么会和一个中国人干那种事,那么丑,那么孱弱的一个中国人?”但她还是挨了母亲的打,并且挨打的时候,她的大哥希望他的母亲把他的妹妹打死,而她的二哥则吓得跑开了不敢看,害怕自己的妹妹被母亲打死。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穷困的白人坏蛋家庭的女儿在跟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第一次相处时,却是这样说的:“他问我为什么要来。我说我应

该来,我说这就好比是我应尽的责任。”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已经被家庭的穷困逼到了这样的地步,但谁也没有强迫她这样做,她是把这种见不得的事情当做一种责任来做的,她确实也做到了。

“他很可怜我,我对他说:不必,我没有什么好可怜的,除了我的母亲,谁也不值得可怜。他对我说:‘是因为我有钱,你才来的。’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我说当初我看到他,他正坐在他那辆汽车上,本来就是有钱的,那时候我就想要他,我说,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究竟该怎么办。”在她的家人的眼里,“他是有求于我,在原则上,我不应该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我也不可能爱他,那是不可能的,他或许可能承担我的一切,但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白人。”

但是,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真的爱上了这个白人坏蛋家庭的女儿。他给她的爱是真挚的,强烈的,疯狂的,但是,同时他也是胆怯和无能的,“猛可之间,变成虚伪的了,最后转向恶,归于死亡。”

开始的时候,“他在颤抖着。起初他注意看着她,好像在等她说话,但是她没有说话。于是他僵在那里再也动不了,他没有脱去她的衣服,只顾说爱她,疯了似地爱她。他说话的声音是低低的。随后他就不出声了。她没有回答他。她本来可以回答说她不爱他。她什么也没有说。突然之间,她明白了,就在一刹那间,她知道:他并不认识她,永远不会认识她,他也无法了解这是何

等的邪恶。为了诱骗她,转弯抹角弄出多少花样,他,他还是不行,他没有这个办法。独有她懂得。她行,她知道。由于他那方面的无知,她一下明白了:在渡船上,她就已经喜欢他了。他讨她欢喜,所以事情只好由她决定了。”这个男人,这个比她大十二岁的男人败在了他的小情人手下。

要他违抗父命而爱她娶她,把她带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一次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她;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父亲的金钱。

但是,战后许多年过去了,在小说的最后,“他给她打来电话。‘是我。’她一听那声音,就听出是他。他说:‘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他说:‘是我,你好。’他是胆怯的,仍然和过去一样,胆小害怕。突然间,他的声音打颤了……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仍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

其实,这个中国的情人实在是太痴情了,就他对这段情这样难以割舍来看,哪怕到了阴间地府,他还是不能够忘记对她的爱。他不能够不爱。

这部小说,我读了大概有十几遍二十几遍之多,每一次读来都为这首爱情的挽歌而震撼不已,就以叶芝《当你老了》的片段作为本文的结束吧,大家或许能够领会一下真爱

的意义: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和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